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章台柳
第十六回 尚書郎議奏丹陛 方外人同蒙敕封

話說侯希夷由淄青入覲，仰蒙聖恩，加授檢校工部尚書，圖像凌煙，賜封萬戶。未歸本鎮，暫寓神京。今早面聖回朝，他說：「聞得昨日俺部將們，合晏酒樓，許虞侯飛馬到沙府中，奪取一女子，付與韓員外。又說這女子，原是韓員外家內君，真奇事也。待他來時，須問端的。左右的，韓員外、許虞侯一到，速來通報。」卻說許虞侯、韓員外同到帥府，有人通報進去。相見已畢，各自坐定。侯節度問道：「聞得許虞侯，從酒樓宴會，作一奇事，果然有麼？」許虞侯道：「是有。」侯節度道：「員外，請聞其詳。」韓員外道：「下官參軍去後，遭祿山兵變，拙姬便暫寄空門。」侯節度道：「原來尊夫人落髮為尼了。後來如何？」韓員外道：「被那沙吒利計誘到府，家姬誓死不從。幸遇他老母，向留身畔。日前下官入京，偶逢車中。」侯節度道：「相逢時說甚來？」韓員外道：「備說前由，又自車中投一玉合，從此遂別。若非許虞侯，安能攜歸。」侯節度道：「虞侯你把酒樓中始末，試說一番。」許虞侯道：「那日，一席之間，惟有韓員外慘然不樂。問其原由，俺便單身飛馬前去。」侯節度道：「卻怎能進他府中？」許虞侯道：「只說他將軍墜馬，要見夫人，一時闖入，眾軍披靡，方才扶他上馬，竟奪回歸。」侯節度道：「異哉，異哉。此吾平生所難事，君乃能之。員外，夫人尊姓？」韓員外道：「姓柳，李王孫待年之妾，卻歸下官。那王孫，又將家資幾十萬，盡數相讓，竟入華山尋仙去了。」侯節度道：「又一奇事。俺便須具奏，此事亦當上聞。況今朝廷蓋造先天觀，也得一位高真，掌管教事，便到華山迎他。」韓員外道：「日前有書，約這幾時下山。倘若來時，多在玄都觀內。」侯節度道：「如此就去相訪。俺聞報時，曾撰一奏章，只待諸君問明，然後奏上，且讀請教。」韓、許同道：「願聞。」侯節度念道：「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，久列參佐，累彰勳功。頃從鄉賦，有姬柳氏，阻絕凶寇，依正名尼。將軍沙吒利，凶恣撓法，憑試微功，驅有志之妾，乾無為之政。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，族本幽薊，雄心勇決，卻奪柳氏，歸於韓翊。義切中抱，雖昭感激之誠。事不先聞，固乏訓齊之令。大略是如此了。」韓員外道：「多謝主帥。」正說話時，忽見公差來稟，說小的是中書省差來的，韓爺已升駕部郎中，知制誥，是御筆親點出的。又遣中使，特召韓爺，來早面對哩。」侯節度道：「恭喜喬遷，兼承畫接。」韓員外道：「才薄望輕，恐無此事。」侯節度道：「員外且別，來早進對。許虞侯你可隨俺入朝。」許虞侯道：「謹領。」各自散去不題。

卻說柳姬完歸，他說：「俺自陷沙府，一意捐生，不意得遇許虞侯，復脫重圍，頓還舊好。聞得侯節度，也將此事奏聞。早聞章巡官報說相公新拜駕部郎中知制誥，朝廷特遣中使引對御前。此時，想多回朝也。」

卻說韓員外回朝，吩咐把馬牽到後槽去。進得內宅，柳姬道：「聞得相公又有新擢，可喜可喜。」韓員外道：「近日制誥缺人，中書凡兩進名，御筆批出道：這韓翊，原來有個江淮刺史。卻與下官同名。御筆又親寫下官寒食詩：『春城無處不飛花，寒食東風御柳斜，日暮漢宮傳蠟燭，青煙散入五侯家。』道是與此韓翊，方知是的。」柳姬道：「聞得這詩向在御前供奉了。方才那馬，像原是我家的。」韓員外道：「這馬乃是沙將軍所獻，賜名如意驄。今早面對時，宮裡因請下官調馬詩，就便賜與。」柳姬道：「敢是看李王孫調馬的詩麼？」韓員外道：「正是。此馬不知為何歸在沙府？」柳姬道：「相公行後，妝資盡費，也將此馬賣了。」韓員外道：「與你細車惜別，玉合初投，已道今世不能復會，豈料浦珠重圓，我和你豈容易到今日的麼？」柳姬道：「相公新歡重整，往事多慚，所謂思之又思，果然痛定猶痛。」韓員外道：「夫人，適聞李王孫、輕娥俱已下山，想必就到。」

話說李王孫、輕娥同來相訪，說「門上的通報，有李王孫、柳道姑來見。」眾人道：「即便請進。」韓生、柳姬早已接迎。柳姬道：「王孫別來，所喜道體清佳，玄宗大恨。」王孫道：「夫人別來，所喜節傳哀鴟，緣合孤鸞。」韓員外道：「輕娥，那日李兄許你是東宮毛女，梁家玉清，果應其言，不負所志。」輕娥道：「相公夫人既仍諧宿世之因，須早結來生之果。」韓員外道：「李兄自華山相別，不覺白日如流。侯節度道來相訪，曾一面否？」王孫道：「節度曾來，因知韓兄與柳夫人之事。他要舉俺為先天觀主，俺也許了。」韓員外道：「李兄為何許他？」王孫道：「俺昔出家，初見張果尊師，他命俺虔誠度物，來往人間。臨別之時，又傳兩句真言，道是『遇華則止，遇侯則行』。以此久往華山，今偶遇著侯節度，正相符合，以此許他。」韓員外道：「輕娥，你方外的人，休拘前禮。」便請坐了。「李兄，今日除夕，且逢立春，嘉會不常，舊知咸集，大家少敘一回。看酒來。」

飲過數巡，報導：「侯老爺來了。」眾位離坐迎接，俱各相見。韓員外道：「這便是家姬柳氏，通家之義，理當出妻。」侯節度道：「韓君你詩傳徽省，夫人你名播蘭闥，已遇好文之時，又遂合歡之願，特來奉賀。」韓君夫婦同道：「多謝，多謝。」王孫向侯公道：「昨承光降。」節度道：「幸接清輝。」王孫指輕娥道：「這道姑是昨說的輕娥了。」侯節度道：「下官領教之後，一並奏聞。因留許虞侯守候玉音，少刻定到。」

眾報導：「聖旨到了，快排香案。」只見許俊捧旨到庭，說：「聖旨已到，跪聽宣讀。皇帝詔曰：『朕惟昭明大節，實關王化之原。宏獎名流，式暢玄風之旨。天紘宜廣，聖德益彰。咨爾駕部郎韓翊，可授中書舍人，仍知制誥。柳氏智占衛足，才敏揮毫，趙璧終完，南金愈礪，封昌黎郡夫人，仍歸韓翊。王孫李賜號混元道人，主持先天觀事。侍女輕娥，可賜號通德先生，歲給祿米。工部尚書侯希夷，久著元勳，進封淮陽王，實封二千戶。中丞許俊出拜關東觀察使。驃騎將軍沙吒利，取其悔過，合有議功，賜錢二百萬。嗚乎，光天所復，咸沾湛露之仁。太岳維高，須竭纖埃之報。允承駿命，正闡鴻猷。謝恩。』」群呼萬歲萬萬歲。謝恩已畢，韓員外道：「自揣微生，忝致嘉命，皆由主帥吹噓，中丞汲引。」侯公、許虞侯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韓員外道：「李兄，你向無名字，聖上何以知之。」王孫道：「貧道初名李翼，出將有功，嘗為李林甫所排，告歸隱跡，後來入道，改名李筌。」節度道：「下官昨日問知，因而具奏。我們今日，俱授榮封，理當循環慶賀便了。正是：

璧月團團玉樹新，尊前歌舞醉留春。
試翻剪雪裁雲句，又作拈花弄柳人。